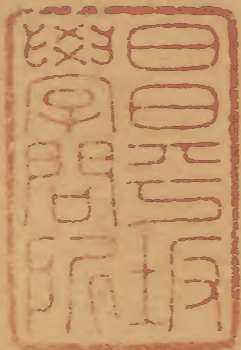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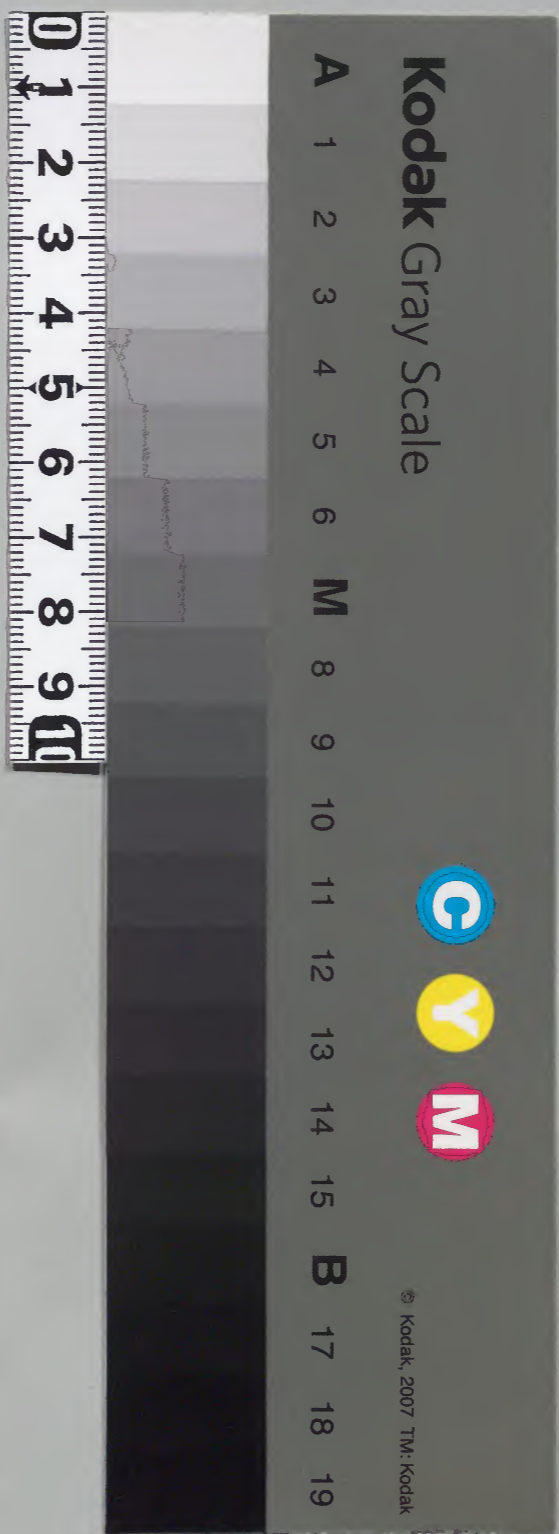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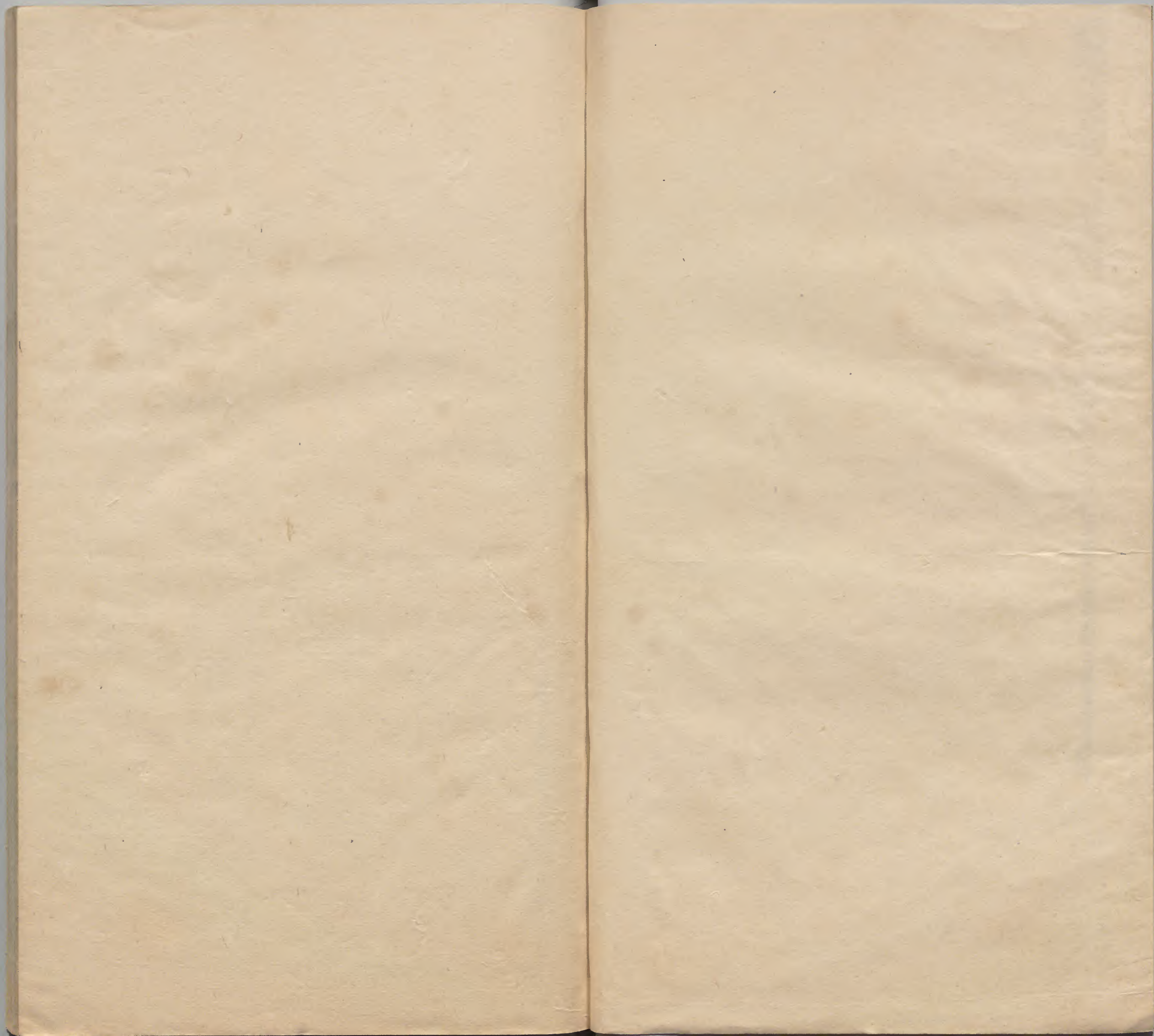
太平御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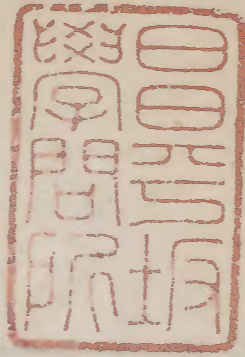
百十五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42	
冊數	240 (115)		
函號	別	14	1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一十一

人事部五十二

淺草文庫

孝感

孝經左契曰元氣混沌孝在其中天子孝天龍負圓地龜出書  
大巢消滅雲景出游

孝經援神氣曰庶人孝則本澤茂浮玲舒恪草秀水出神魚

人謂有得不孝仕者曾子之孝  
千里感母吏其成致珍也

東觀漢記曰明帝光武第四子陰后所生即祚長思遠慕至喻  
年廼率王候分主外戚郡國計史上凌如會殿前禮正月上謁

原凌夢先帝太后如平生親率百官上陵其日降甘露積於樹  
百官取以薦會畢工伏御狀視太后鏡奩中物感動悲涕令指  
澤粧具左右皆泣莫能仰視

又曰姜詩字士遊廣漢雒人遭值年荒與婦備作養母賊經其  
里來兵安步云不可驚孝子母好飲江兒水常取水弱死夫婦  
痛恐母知詐去行學歲作衣投於江中俄而涌泉出於舍測味  
如江水井旦出鯉魚雙

謝承後漢書曰方諸字聖明丹陽歙人幼喪父事母終自負  
土成墳種其樹千株白兔遊其下

魏略曰程監字謀角南陽人君貧以磨鏡給養母喪哀號擁下  
有馬每聞監哭輒淚出暫輟芻草

晉書曰王祥性至孝繼母朱氏不慈猶令除掃牛不祥愈恭謹  
父母有疾衣冠不鮮母令守捺實每風雨至抱樹而泣母又思  
黃雀炙忽有十數黃雀飛入幕以其母食又母冬月欲食魚祥  
脫衣剖冰求之雙鯉躍出鄉里以為孝感所致

又曰吳隱之字處默年十歲丁父憂每號哭行人為流涕家貧  
無人鳴鼓每至號哭之時有双鶴驚叫及祥練之夕復有群鴈  
俱集人咸以孝感所致

晉中興書曰何琦字萬倫遭母憂停柩在殯為隣火所逼烟焰已交家之僮設計無從出乃匍匐棺所號哭而已俄而風工火息堂屋一間乃免

又曰烏程吳達往經飢饉父母兄嫂及群從小幼之親十有三人達病篤隣里咸筆畏衣而埋之親屬皆書存者唯達夫婦而已家徒四壁昼則傭賃夜還燒磚伐木夜出山草屢過虎之下道避之夫妻勤苦暮年中成七墓十二棺鄰里嘉上其志義葬日悉皆助之太守張崇之義其志行加羔鴈之禮命補功曹吏達以門寒固辭不就

蕭子顯齊書曰永興王氏女年五歲得毒病兩目皆盲性至孝年三歲十父死屍一叫眼皆血出小妹娥娥其血左目即開時人稱為孝感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趙錄曰劉毅七歲喪父哀毀過禮曾祖母王氏盛冬思童毅年九歲乃於宅中慟哭投視地見有童生焉得斛而歸食而不減至董生乃盡其夜夢人謂毅曰西崖下有粟寤而掘之得粟十五餘焉銘皂年粟石百以賜孝子劉毅自是食之七年及尽

又曰王延元西可人也九歲喪母後母卜氏遇之無道延供事

彌謹卜恒取蒲穰及律麻頭與延貯衣其姑聞而問之延知不言卜或冬勅言云思生魚延求魚不獲卜杖之流血尋分叩凌而哭得生魚一隻長五尺卜食之積日不食而乃心寤撫延如親子

秦記曰符健皇始元年晉梁州刺史司馬勲入秦州獲尚書趙瑰然而棄其尸瑰子煥求父尸不得悲號不已俄有群鳥悲鳴從山而來而復反尋鳥向山得父尸

南史曰潘綜吳興烏程人也孫思之亂妖黨破村邑緣與父驃共走避賊驃年老行遲賊轉逼驃語我不能汝走可脫幸勿俱

死驃因之坐地綜迎賊叩頭曰父年老乞賜生命驃亦請賊曰兒年少自能走今為老子不去老子不惜死乞活此兒賊因研驃綜抱父於腹下賊研綜面凡四創綜當時悶綜又一賊徒從傍而來相謂曰卿欲舉大事此兒以死救父去何可然孝子令不祥賊乃止父子乃得免

齊書曰匡昨字令先蘆陵人有至性隱金華山服食不與俗人交母病亡已經七月所奔還號叫母即蘓皆為孝感所致齊春秋曰宗元卿家希符早孤為祖母所養祖母病元卿在遠輒心痛大病則大痛小病則小痛如此常也

又曰焦華父遺魯病甚冬中思瓜華忽夢人謂之曰問尔父瓜  
故送助養乎從者進之華跪受寤而瓜在手香非常也父食之  
而病愈

又曰刘灵哲字明文母病祈禱至多忽夢一人以藥與之曰莫  
服之即差驚寤於被間得所夢之藥以竹根之立差餘根於齊  
前種葉似薏苡莫有識者

又曰獻明字景儕在計切母病風積年祈禱昼夜時寒獻明下淚  
為冰筋額上叩血出々水不流忽有一人以小石函授之曰此  
能治丈夫百病獻明受之忽不見人以函春母唯有三寸絹丹

書為日月字母即平愈

又曰解謙字楚梁母有疾於夜庭中所祀聞空中云此疾無他  
得丁公藤為酒使差即詣醫及本草皆無識者及求放至明都  
遙觀山中一老翁伐木問其所用荅曰此丁公藤治風光驗叔  
謙伏地流涕俱叔求意此公與之四段并示漬酒法叔謙拜領  
受之復視公不見依法為酒母疾頓愈梁書曰陸襄字師卿常  
卒心痛醫方須三斗粟時屬凝冬日又暮矣求乞無所有老人  
貨詣門漿量如方解姑欲酬直無失之時以襄孝感所致焉  
又曰歲首有孝惟隨父宿直廷尉母刘氏在宅暴亡首左手中

指痛不得寢及晚寤信果報凶問其感通如此

又曰甄恬字彥約數歲喪父哀戚有若成人年八歲問其母恨不識父悲泣累曰忽云有見形狀即其父也及母亡蘆于墓有鳥玄黃色集于蘆樹恬哭即鳴止則無聲

陳書曰吳明徹幼孤性至孝年十四歲墳塋未修家貧無以取給乃勤力耕種時天下元旱苗稼焦故明徹哀憤每之田中號哭仰天自數君數日有田還者云苗已更生明徹疑其欺及往如言秋而大獲足充葬用

三國典略曰柳假母嘗乳間發病醫云須人充体返應聲即吮旬日遂瘳減以為孝感所致

後魏書曰王崇字乾邑陽夏雍丘人也母王扶而後趙鬢髮墮落未及遷葬權殯宅西崇蘆所晝夜哭泣鳩鵲群生有下馬鳥素質黑眸形大於雀栖於崇戶朝夕不去母喪始闋復丁父憂哀毀過禮是年陽風雹所經之處禽鳥暴死草木擗摧至崇田畔風雹便止禾麥十頃無所損落及過崇地風雹如禮咸稱至行所感

又曰河遠達河東間善人父母為人所然四時好慕悲感鄉隣長仇報避地永安後欲喪歲月淹久亡失墳墓連年於闡喜



舊鄉推尋弗獲號泣之聲晝不止周遊巡歷叫詎神祈忽於遠  
達足下地踏得父銘記因葬魯祀已下三世九喪

後周書云張元字孝始苗城人年十六阻喪明三年元居憂泣  
遂請七僧然七灯七日七夜轉藥師經行道言曰元為孫不孝  
使祖喪明今日燃灯光普施法界願祖自見明元求代閻如此  
七日其夜夢見一老翁以金斲療其祖

目謂元曰忽憂悲也三日之後祖目必差如期果明

唐書曰豫州人許恒年十歲餘父入山採藥父為獸所噬即號  
叫以枝繫之後獸遂奔走父以得金太宗問而謂侍臣曰恒雖

幼童能致命救親至孝自裹身可尚授文林郎賜物五十段

又曰博州梁文貞魏州閭鄉人少從征於北迴父母皆卒文貞  
恨不獲獲終養乃穿墻為門磴道出入晨夕嚴掃其中結芦墓  
側未嘗繫息是不言三十年家人有所問但書字以對其後山  
水衝斷驛路更於原上開道經文貞墓前由是行旅之遠近莫  
不歎歎有甘露降營前白兔馴擾開初縣令崔季友刊石以紀  
之十四年刺史許先奏文貞孝行時絕泣血芦墓三十余年請  
宜付史官

又曰安金藏神龍初喪母葬於都南口之北廬於墓側躬造石

墳晝夜不息原上舊無水忽有湧泉自出又有樹盛冬開大鹿  
相狎

蕭廣濟孝子傳曰杜孝邑郡人也少失父與母居至孝克役在  
成都母喜食生魚孝於竹截大筒竹盛魚二頭寒之以草稅曰  
我母必得此因投中沉婦出者乃見筒橫未觸岸異而取視有  
二魚含笑曰必我婿取寄熟而進之門者歎駭

又曰刑渠失母與父仲居性至孝貧無子傭以給父老齒落  
不能食渠常自哺之專然代其喘息仲遂康休齒更生有百  
餘歲乃卒也

又曰隗通字君相母好飲江水常乘舟撒置之漂淡難卒忽有  
橫時起真趨汪春後取水無復勞劇

又曰辛縵字幼文母喪精芦旁有大鳥頭高五尺鷄鷺領魚尾  
蛇頸倫五色而青棲于門樹

又曰文讓養母至孝及喪不周僮僕之力兄二人營築其墳製  
歸取量郡鳥數千徵壤俄而成墳

小說曰宋宜都王鑑三歲喪母其有識問母所在左右告以早  
亡便思墓蔬食祈請出宜求一夢見至六歲夢見一婦人謂之  
曰我

是汝之母鑑悲泣且說之容兒衣服事二如平生也世說曰鄭子產善事母奉命聘晉道中心痛遣人還家起居問母曰吾忽心體不調憶想汝耳更無他也祖治志怪曰吳中書郎盛仲至孝母王氏失明仲釐行勅婢食母婢乃取蟻螬蒸食之母甚以為美不知如何物兒還母四汝行後婢進吾食甚耳然悲魚肉汝試問之既而問婢曰實是蟻螬仲抱慟哭母目霍然立門

宋躬孝子傳曰丘傑守節時吳興烏程人也曹母喪以熟菜有味不嘗於口病歲餘忽夢見母曰死正是分別耳何事乃爾茶

善汝噉生菜遇蝦蟆毒灵狀前有甌中三危藥可取服之傑驚起果得甌中有藥服之下科斗子數升丘氏世宝此甌宋大明七年炎火焚失

又曰陳遺吳郡人少為郡吏母好當底焦飯遺在後常帶一囊每煮食輒錄其焦以貼母後孫思立聚得數升常日隨及逃竄多有餓死遺食比得活母晝夜泣涕目為失明耳無所聞遺入戶再拜號因母訟然有聞見

又曰韓灵珍東海郟人喪母三年貧無所葬與弟灵敏共種瓜半畝款以營殯及瓜熟採賣每朝取墓復生大小如初遂得充

葬

又曰夏侯許字長况梁國寧陵人也母疾痿經危困許衣不釋帶二年母得不忍見其辛苦使便寢息許便卧忽夢見其父來曰汝母病源深痼天帝矜汝至孝賜在屋後乘樹上許及驚起如言得藥而取水和進之便得痊差

又曰宋承字世林父資喪葬舊塋負土作墳不役僮僕一夕間土壤自高尺松竹生焉

又曰常俊字文高京兆杜陵人嘗父共有所之夜宿逆旅時多虎將曉虎達屋號吼俊乃出戶當之虎揖屈膝伏而不動俊跪

曰汝飢可食我不宜驚吾親老虎逡巡而退屋人皆安全

又曰五襲字世武陵人父浚羌中乃學羌言語衣服與賓客入構羌諸人相攻襲乘其仇羌負表而歸葬畢固居墓所每哭輒有鹿踞墳而鳴漢法死事之狐皆拜即中而襲不忍受吏迫之乃握室逃其中吏不知處

又曰繆裴東海蘭陵人父忽患病醫藥不給裴夜叩頭不寢不食氣息將尽三更中忽而二神引鑱而至求悲曰尊君昔經見侵故有怨報君至孝所感昨為天曹攝錄裴驚起視父已差父云吾昔過伍子胥廟引二人像置地當是此耳

又曰紀邁廬江人本姓舒以五月五日生母棄之村人紀淳妻  
趙氏養之年六歲父母時來語曰汝是我生邁泣涕告趙乃  
具言始末及年十歲傭力所得輒分二母各半淳止無子邁乃  
斬哀三年本父母繼亡又並齊哀三年趙欲為妻賈酒未往婚  
家道醉人打趙休悶忽有一狗直志御邁衣此皆三邁心動走  
赴婚家逢醉適共舉酌於草中邁乃以擔然二醉人趙歸得平  
乃詣縣首令宥之乃誓不娶後邁嘗廢忽有一女言姓衛忽暴  
死天神於愍君無妻故使相報邁具稅其狀母子至衛門外果  
如言送喪上車動趙乃與主人具叙說之主人開柩女有氣自

至晚便語俱說始末知趙所言遂為夫婦邁絕復蘓者曰數四  
返五十嘗病幾死夢神曰君行至孝延歷將得百歲果九十七  
而卒

又曰王灵之年十三喪父二十年監醋不入口被病着狀忽有一  
人來問疾謂之曰食橘當差俄而不見之庭中橘樹陰久乃有  
三實食之病即愈咸以至孝所感

會稽典錄曰虞國少有孝行後為日南太守常有双鴈宿聰事  
每出行縣飛逐其車既卒於官卒逐喪還至餘姚於墓前歷三  
年乃去

又曰沈震字彥威烏程人十歲遭飢荒忽夜中有人告辰曰西  
籬下地中有米五十石可供養旦夕即掘之果獲之風俗通曰  
楊範字文端齊人齊末之亂母在賊中採椹藏於地夜取之進  
母如非一忽於地中得米十斛上有字云米十斛賜孝子楊範  
以資終母

劉向孝子圓曰郭巨河內溫人甚富父沒分財二十萬為兩分  
與兩弟已獨取母供養寄住隣有凶宅無人居者共推與之居  
無禍患妻產男慮養之則妨供養乃食妻抱兒欲掘地埋之土  
中得金一釜上有鉄云賜孝子郭巨還宅主不敢受遂以

聞官依券題還巨遂得燕養兒

又曰前漢董永千乘人少失母獨養父亡無以葬乃從人貸錢  
一萬永謂錢主曰後若無錢還君當以身作奴主甚悔之永得  
錢葬父畢將往為奴於路忽逢一婦人求為妻永曰今貧若是  
身為奴何敢屈人為妻婦人曰願若為君婦不耻貧賤永遂將  
婦人至錢主曰本言一人今有二永曰言一得二理乖乎主問永  
妻曰何能妻說能織耳主曰為我織千尺絹即放尔夫妻於是  
索絲十日之內千尺絹足主驚遂放夫婦二人而去行至本相  
逢處乃謂永曰我是天之織女感君至孝天使我償之今君事了

不得久停語訖雲務四垂忽飛而去廣州先賢傳曰丁密字  
靖公遭父憂寢於塚側到飛鳧一双游密蘆傍小池後遭母喪  
密至所居一宿故時双鳧復來時人服其至孝

朝野僉載曰崔渾為侍御史清白温恭能及色養父母小不  
康輒折出請以身代母嘗有疾渾跪請病受已有頃竟疾從十  
指入俄而遍身毋所恙遂愈丁父難勾飲不入口斃春骨立無  
向不勝哀而卒朝野傷心

御史臺記曰崔希喬清何人也以考忤稱解褐臨清尉丁內憂  
哀毀殆至滅性眼開補鄭縣尉清介公方聞于京邑轉鄭丞所

居堂芝草生焉一瞑而范蓋盈尺矣州以狀申歲餘遷監察出  
授并州兵曹轉憑詔令人史晨愛風化大行貧弱之輩荷其仁  
恕時有雲如蓋當其所事斯須

吾色離絲周於縣郭道俗仰望久之以狀聞勅編諸國史尋廷  
司勳負外其并州聽前有叢小鳥來巢如鷓鴣矣孕卵

纒數日鷓鴣毀而見已論於母矣枝直且不騰墜于地月餘五色  
成文如鴉馴擾閑暇無復驚懼泊能飛翔時歸舊所人到于今  
稱為并曹鳥所居喪管城每一哭群鳥畢集至于方牆宇皆遍  
至有樹修祈者同於厚野村鄰嗟稱之每所居其巢燕敷豹

必返哺於旬後分飛矣此孝義通也

史忠系曰趙雋字子奇平陽岳陽人也父聃為縣西曹書佐嗜酒夜歸里墅橫臥途中雋年十八見父歸遲即尋迎之父醉負而不勝脫已衣覆之時冬中冰寒方甚雋單衣而已岳陽山多鷲獸夜有豹視之為之岐道而去將旦與父同歸縣吏異之時人以雋孝感所致父卒不呼相者自營丘封布白鵲常存於其家棗極雋每朝夕臨鵲為悲鳴然喪而去會路師劉積反家近潞封軍士齊討民散走時雋母年八十餘唯一子乃平其父墓別以物識之輦其母入文城西山妻饗步捨之主數宿妻方主

逃難者多糲糧踴貴雋捨豫實始之以木蜜供膳者終歲建積  
戒復輦其母東歸岳陽丘隴悉軍盜所發唯雋家莫得完得復  
起塚焉母卒哀毀過制縣令京兆為阳倫知之給米粟蠲其家  
携將葬母貧鬻其子質劑以定其夜夢一人謂曰爾舍東有  
錢百萬乃自發之及旦携自舍東手掘之果得錢符夢數焉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一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一十二

人事部五十三

孝上

爾雅曰善事父母為孝

毛詩鄘柏舟曰凱風美孝子也凱風南風衛之滹風流行雖有七子

之母猶不安其室故美七子能尽孝以慰其母心

又曰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小而迫數侵削役于大國

父子兄弟行役離散而作是詩也陟彼岵兮山有草木曰岵瞻望父兮

又谷風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蓼者莪

靡我伊高夢以兵也我己夢長大我視之以為非我謂之高論已憂思雖在役忠不精識其事

哀哀父母我鞠勞

尚書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

嚚象傲克諧以孝烝乂不格姦

大戴禮曰上敬老則下益孝

禮記典禮曰凡為人子者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改州閭鄉

黨稱其孝也孝子不暇閭不登危懼辱親也

服事也不於閭冥之中從事謂卒有非常失禮也

又祭儀曰曾子曰孝有三夫孝尊親其次不辱其次能養公明

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

君子之所謂孝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曾子曰身也者

父母之遺軀敢不敬也君處不莊非孝也事居不忠非孝也莅

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

災及於親敢不敬乎烹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夫者置之

而塞乎天地敷之而橫乎四海折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

也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慈

受忌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力勞矣博施備物可謂

不匱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勞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

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謂終禮

又曰先王之孝也色不忘手目

日常思父母之顏色

聲不絕乎耳心志嗜

欲不忘乎心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不辱也

又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  
享之子孫保之故大德也得必其位必德德其祿必得其名必  
得其壽又曰閔子騫既除喪而見與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不  
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不敢過也

又曰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鷄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  
外問於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中日又

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內豎以告文王  
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有後亦復初左傳曰鄭莊公即  
位姜氏愛共叔段請京使居之叔段襲鄭莊公伐京師遂寘姜  
氏于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君  
子曰穎考叔純孝也孝經曰愛敬及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  
刑四海蓋天子之孝也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  
以長守富也蓋諸侯之孝也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  
惡蓋卿大夫之孝也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蓋士之孝  
也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孝以經授神契曰天子

行孝四夷和平

又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病則致其憂鷓鴣消刑乙翼金宋均  
注曰翼親者也

孝經說曰孝畜也養也

論語學而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  
謂孝矣

又為政曰子夏問孝子曰色難

家語曰子路見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游家貧親老不擇  
祿而仕者昔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而為親負米百里

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萬鍾累而坐列鼎而食  
願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也枯魚御索幾何不嘉二親  
之壽忽如過隙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尽力死事尽思者  
也

又曰魯參者字子與武城人志於孝故孔子因之作孝經齊欲  
以為鄉而不就曰吾父母老食人祿則憂人事吾不忍索親而  
為人役也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

梁書曰沈崇儵字思整吳國武康人也父懷明宋兖州刺史崇  
儵六歲丁父憂哭踊過禮及長事所生母至孝家貧常傭書以

養天監二年太守柳惲辟為主簿崇儔之惲到郡還迎其母卒  
崇儔以不乃侍疾將欲致死水漿不入口晝夜號哭旬日殆將  
絕氣兄弟謂曰殯葬未申遽自毀滅罪非全孝道也崇儔心悟  
乃稍進食母權瘞去家數里哀至輒之瘞所不避雨雪就墳哀  
慟飛鳥翔集夜常有猛獸來望之有声狀如嘆息者家貧無以  
迂厝乃行乞經年始獲葬焉既而廬於墓側自以初行喪禮不  
備復以葬後更行服三年久進交肩不敢盥酢坐卧於單因虛  
腫不能起郡縣舉至孝梁武帝聞即遣中書舍人慰勉之行乃  
詔令釋服推補太子洗馬旗其門閭崇儔奉詔釋服而涕泣如

居喪固辭不受官乃際永寧令自以祿不及養哀思不自堪來  
至縣卒

又曰荀匠字文師潁陰人晉太保勗九世孫也祖瓊年十五復父  
仇於成都市以孝聞宋元嘉末渡淮赴武陵王義為元凶追殺  
贈負外散騎侍郎父法超仕齊為安復令卒官匠號慟氣絕身  
体皆冷至夜乃蘇既而奔喪梁太監元年其兄斐為壽林太守  
征俚賊為流矢所中死於陣喪還匠迎于豫章望母投水傍人  
赴救僅而得全及至家貧不時葬居父憂并兄服歷四年不出  
廬戶自括髮不復擲沐背禿落哭無時声尽則係之以泣自

皆爛刑哀及其妻為藜蒸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荅曰藜蒸  
小物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况大事遂遺之終身不娶其子  
謂為告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已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  
不及高宗下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  
漢書曰梁孝王每聞太后病口不能食

又曰金日磾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母死詔圖畫  
於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閼氏曰磾每見畫常拜之涕泣東觀漢  
記曰汝郁字叔異陳國人年五歲母病不能飲食郁亦不肯飲  
食母憐之強為飲食欺言已愈郁察母色不平輒復不食宗親

共奇異之因字曰異

又曰蕭彪字伯文京兆杜陵人累官巴郡太守父老乞供養父  
有賓客輒立屏風後應受使命父嗜餅每自買進之

又曰張霸字伯饒蜀郡城都人年數歲有所敢必先讓父母鄉  
里號曰張曾子九歲通春秋復欲進業父母曰汝小何能多曰  
張曾子九城上烏哺父母府中諸吏皆孝子又曰趙咨字文楚  
東都燕人夫司農陳奇奉咨至孝躬率子孫耕農為養盜嘗夜  
往劫之咨恐母驚懼乃先至門迎盜因設為食謝曰老母八十  
疾病須養君貧無儲乞少置衣糧妻子餘物一無所請盜皆慙

唯奔走

又曰黃香字文疆舉孝廉貧無奴僕香躬勤苦尽心供養冬無被袴而親極滋味暑即扇枕寒即以身温席

又曰鮑永字君長上黨人少有志操事母至孝妻於母前叱狗永即去之

又曰樊儵字長魚事母至孝母常病癱儵晝夜匍伏不離左右至為吮癱

又曰張表字公儀奉子也遭父喪疾病曠年耳無所聞目無所見服闋醫藥救療歷歲乃瘳每彈琴惻愴不能成聲見酒肉

未嘗不泣宗人親厚會飲食宴為其不復設藥

又曰廉範字叔席京兆人也父容死蜀漢范與容步負喪歸至葭萌舡觸石波後範持棺櫃遂俱沉溜傷其義鈞求得之僅免於死

又曰李充兄弟六人出入更衣家貧親老充妻勤異居充使釀酒會親戚充啓其母曰此婦人勸異居不可奉祭祀請去之遂叱其妻歸

吳志曰顧涕以孝弟廉直聞於鄉黨每得父書洒掃整衣服几筵舒書其上拜跪讀書應諾畢再拜父終水漿不入於口五日

孫權為作布衣一襲強令弟釋服悌雖以公義自割歆以不見  
父喪常登壁作棺柩設象神坐於下對之哭泣服未闋卒

臧勞緒晉曰長孫略字文度以富春車道少勤經江水之難於  
風波每行乘籃車略常步從遠者百里每度則親入水扶持籃  
車

又曰稽紹事母至孝和色柔声常若不足謹身節儉朝夕孜孜  
親執刀俎非無使仗以他人不如己之誠也

又曰晉齊獻王司馬攸字文歆晉文少子太后崩執喪過哀動  
必尽礼左右或以稻米千飯丸理丸中以進王對之涕泣不食

終三年杖然後能起人有犯諱者常悲不自勝

又曰王延九歲喪母父卜氏遇之無道延事之夏則扇枕席冬  
則以身温之盛寒体無衾衣而親極滋味王隱晉書曰李胤字  
宣伯遼東人祖父敏漢末河内太守為賊所迫逐不知所終其  
子追索歷年無所見比居與父同年者亡制服行喪燕國徐邈  
與之州里勸令娉婦一孕生胤遂絕房內常如居礼重之不堪  
其憂數年而卒母更適牽招胤不識父母又改行有識之後  
降食哀感亦如遭喪之礼以祖不知存亡設木主以事由是發  
名又曰郗詵對策上弟拜朝儀即母憂去職母苦病亡不欲車



載家貧無以市買乃於所住堂北壁假葬朝夕拜告養鷄種蒜  
竭力術過三年得馬八尺與棺至家貧負土成墳

晉中央書曰吳隱之字處默濮陽人遭母憂哀毀過禮過時與  
太子常韓康伯鄰居隱之每哭康伯曰汝若居銓衡之職當用  
此輩人及康伯為吏部尚書因進用之遂歷清顯

又曰范宣八歲後園桃李誤傷措大啼悶痛和吞曰非為痛身  
體髮膚不敢毀傷是以啼也

又曰後蜀李雄太子班雄寢疾班晝夜省侍衣不解帶雄自少  
攻戰大被傷痍至是多膿潰班為吮膿殊無難色班即雄之兄

子也來書曰孫法宗一名宗之吳具人也又隨孫恩入海盜被  
害屍骸不收母兄並餓死法宗年少流送至十六方得過單身  
勤苦霜行草宿營辦棺槨造立冢墓葬送母兄儉而禮以父尸  
不測入海尋求聞世間論是至親以血漑骨當悉凝汝乃操刀  
沿海見枯骸則刻肉漑血如此十餘年臂脛無完皮血脉枯竭  
終不能逢縗終身常居墓所山禽野獸皆悉訓附每逢鹿觸必  
解放之

又孝義傳曰崔懷順清河東武城人也父耶利魯郡太守宋元  
嘉中為魏所獲懷順與妻房氏篤受聞父見虜耶日遣妻布衣

疏食如喪禮歲時北向流涕耶利後仕魏書戒懷順德書更號  
泣懷順從叔摸為萊陽太守亦魏摸子雖居處改節不廢婚官  
宋大明中懷順宗人翼州刺史元孫北使魏人問之曰豈耶  
利摸並力屈來歸二家子姪出處不同義將安在元孫曰王尊  
叱馭王陽迴車欲令忠孝並私臣子兩遂秦始初淮北入魏懷  
順因北歸北至代郁而稚利已卒懷順絕而後蘓載喪還青州  
徒跣冰雪土氣寒酷而手足不凍時人以為孝感

又曰華賈晉陵無錫人也父豪晉義熙末長安年八歲臨別謂  
寶曰須戒還當為汝上頭長安陷寶年十七不婚冠問之者輒號

慟稱曰不忍荅也

又曰散騎常侍表瑜薦會稽郭道事繼母至孝家貧產子愛不  
能自謂其妻曰僕傷慈以終孝吾無恠也遂瘞之

又曰師覺授字覺授南陽温陽人也與外兄宗少文並有素業  
以琴書自娛於路忽見一人持書一函題曰至孝師君若前俄  
而不見捨車奔歸聞家有哭声而絕良乃蘓

又曰謝瞻字宣鏡幼有殊行年數歲生母郭氏久嬰痼疾瞻晨  
昏温清嘗藥奉膳不闕一時勤客戚顏未嘗暫改恐僕役營疾  
懈倦躬自執勞母為病畏驚而微賤過甚一家尊卑感瞻至姪

背納履而行屏風而語如此十年餘

又曰萊曇智鄉里號萊曾子盧河江伯璵兄弟里號為何展禽並為高士沈顛所稱常云聞萊曇知之風怯夫勇鄙夫有志聞何伯璵之風偽夫止簿夫厚伯璵弟紉璵俱厲節操養兄孤子及長為婚推家業與之安貧拮据誨人不倦郡守下車莫不脩請又曰余齊人晉陵人也少有孝行為邑書吏大明二年父寔在家病志信未至齊人謂人曰此者肉痛心煩有如割截居常皇体必有異故信尋至以父病報之四百餘里百而至門方知父死號泣慟絕良久乃蘇門父所遺言母曰汝父臨終恨不見

汝齊人即曰相見何難於是號叫殯而須臾州縣上言有司奏改其里為孝義里蠲租布賜其報百斛

又曰彭城劉俊司空劬之長子年十三身長七尺三寸以孝弟稱劬見害於朱雀街俊兄弟平坐不行此路喪骨立杖而後起俊為黃門郎稍近右衛勅明帝山陵不獲已從朱雀街過感慟而卒

齊書曰王文殊字令章吳興故鄣人父入魏文殊思慕泣血終身蔬食不衣帛服麻温而已不婚不交人物吳興太子謝蒞聘為功曹不就立小屋於縣西端揖拱其中歲時伏臘月十五未

嘗不北望長悲如此三十餘年太守孔瑒之表其行藪林詒勝  
門改所居為孝里蕭子顯齊書曰劉瓛有至性祖母病疽經年  
瓛手持膏藥漬指爛母孔氏甚嚴明謂親戚曰何稱便是今世  
曾子稱瓛小名也

又曰宗頤字文德南陽人也世居南陽父在家病亡頤忽思戀  
涕泣因假還中路果得父凶門頤便徒跣號咷出陶後渚遇商  
人附載西上水漿不入口數日常遇病與母隔壁惡病不言齧  
被至碎恐母哀已吏部瘦果之嘗往候之設食枯魚菜菹瘦去  
云我不能食此母聞之自出常膳魚羹數種果之曰鄉過於茅

偉哉非郭林宗又曰傳琰字季珪北地靈州人也美姿儀除尚  
書左侍郎廷尚書左丞遂遭母喪居南岸鄰家失火延燒琰屋  
抱柩不動鄰人競未赴救乃得俱全琰服之間已被煙眼闕除  
夏江王錄事体枯悴骨裁雖家人不復識郡縣以言武帝詔遣  
中書舍人為其除服推為豫章王國左帝侍匠雖即官而毀悴  
愈甚外祖孫譙誠之曰主上以孝臨天下汝過古人故推汝為  
氏職非為君父之命難拒故亦揚名後世所顯豈独汝身匠乃  
拜竟以毀卒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一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一十三

人事部五十四

孝中

陳書曰徐孝兄陵弟三弟事所生母至孝每侍晏無所食敢至  
席散當其前膳羞又損減高祖密記以閔中書舍人管斌嘗不  
能對自是斌以意同之見孝克取珍果內巾帶斌常莫能識其  
意後更尋訪方知還意奉母斌以啟高祖々々歎嗟久之乃勅  
所司自今享孝克前饌賜以餉其母後屬兵荒母病思粳米粥  
不能得而孝克無終之不食粳米崔鴻十六國春秋前錄趙曰

太宰王祥字季海性至孝言及二親未嘗不嗚咽摧慟每忌日輒三日不食燕書曰周存字道名上谷俱陽人王彭祖叛母遇寇離矣所時所在分崩州郡隔畏異存冒難尋求自河以北無不用遍存二無問後傳在昌黎而存已屬段氏昌黎土地燕之所統存徑投高祖客之為置酒於座問存君失母來幾年相見當職否高祖言因來止存涕泗覆面尋聲而對祥甚愁酸舉坐莫不愴慨高祖亦為之動容由是意遇倍加存停養不得母問將辭高祖意欲留之而未顯也存覺微旨陳謝曰聶政荆軻刺客之流意氣之顧耳死奉韓今明公無求於微用而見接以國

士應終身奉給以吞厚恩然老母未審存亡弟小無所依倚寢食未敢廢心昔徐庶指方寸以存今披肝以表情願明公恕之高祖矜而听去

後魏書曰趙琰字叔起天水人為淮南王他府長使時禁制甚嚴聽越閔葬於籍兆琰積四十餘年不得葬二親及然嘗拜求嘗不嬰慕卒事每於時節不受子孫慶賀年餘耳順而孝思彌薦歲月推移還廷定無異乃絕鬻粟斷諸肴味二十餘年間食凌而已年八十卒廷郁洛陽子應等乃還鄉薦焉

又曰孫盧佻人也因母飲酒其母貞呵叱之誤以杖擊便即

致死真為縣因熟執處以重坐盧列辟尚書乞盧身代父老命  
死嬰雜衆孤得蒙存立書奏云盧父為孝於弟為仁兄壽尋倩  
寃狀特可矜感高祖詔特恕其父死罪以從遠流

又曰辛少雍字季冲隴西狄人也少穎悟有孝行為祖父紹先  
所愛詔先性嗜羊肝嘗呼少雍共食及紹先卒少雍終日不食  
肝

又曰張彝字慶賓清河東武城人太和為給事黃門侍郎後  
從駕南征母憂解任彝居喪過禮送葬自平城達家千里徒步  
不乘車馬顏免毀瘠當世稱之

又曰寇治字祖礼上谷人也世宗時為荊州敕史治兄弟並孝  
友敦陸白首同居父亡雖久而猶於平生所處堂宇備設幃帳  
几枕以時節開堂列拜垂涕陳薦若宗廟然吉凶之事必先啟  
告遠出行返亦如之

又曰孝文帝以文明太后再周忌日哭於陵左絕膳二日哭不  
輟聲

又曰元順字子和任城文宣王之子遭父憂哭泣歐血自身負  
土時年二十五便有白髮免喪抽去不復更生除吏部尚書兼  
右僕射上省登階見榻甚故問都令史徐忤忤對曰此榻曾

經先王所咥順即哽塞涕泣交流久不能言遂令換之

又曰楊引三歲喪父為母所養母年九十三終引年七十五哀毀過禮三年服終恨不識父追服斬衰誓終身令經十三年哀慕不改為郡縣卿閭三百餘人上狀稱美有司奏宜旌賞復其一門旌其孝

後周書曰樂運好學涉獵經史而不恃章句年十五而江陵臧運隨例長安其親屬等多被籍沒運積年為人傭保皆賄免之又事母及寡嫂甚謹由是以孝義聞梁故都官郎中瑯琊王澄美之為次其行事為孝義傳又曰荆軻河東倚氏人也性

質朴容止有異於人能苦身勤力供養其母隨時甘旨終無匱乏乃母喪水漿不入口三日悲號擗踊絕而後蘇者數四葬母之後遂於墓側晝夜哭負土成墳蓬髮不擗沐菜食飲水而已然可家焦塋城極大榛蕪至家十餘里而可獨宿其中與禽獸雜處遠近邑里稱之大統中可鄉人次可孝行之至足以勸勵風俗乃言焉太祖令州縣表異之及服終之後猶若居喪大家宰晉公護聞可孝時哉見與言綸時有會於護亦至孝其母閔氏沒於敵境不測存亡每見可自復久幸膝下而重可至性及卒之後護猶思其託孝收可妻子於京城常終其夜食



北齊書曰李元忠母老多病患乃專心乙藥研習積年遂善方  
伎性仁恕見疾者不問貴賤皆為救療矣

又曰李密平棘人元忠旌弟性方直有行檢因母病積年得名  
乙治療不愈乃精究經方洞曉針藥母病乃除

唐書曰高祖嘗宴侍臣果有蒲桃侍中陳叔達挹而不食問其  
故對曰臣母患口乾求之不得高祖曰卿有母遺手遂哽咽流  
涕因賜帛百疋以市甘珍

又曰歐陽通為中書舍人調露中起服每入朝必徒跣至城門  
然後着靴直宿則席地藉蒿非公事不言未嘗啓齒師哀號無

時國朝奪情唯通得禮

又曰聊城人王少玄者父隋末郡西為亂兵所害少玄遺腹生  
年十歲問父所其在母告之因哀泣便求屍以葬時白骨蔽野  
無由可便或曰以子血沾父骨即漆焉少玄乃剡其軀以試之  
凡經旬日竟獲父體以葬及體病創歷年方癒真觀中本州間  
薦拜除王府參軍

又曰陳集愿龍州開陽人也代為領表酋長父龍樹欽州刺史  
集愿幼有孝行父絕有疾即終日不食求徵中喪父嘔血數升  
枕服若廬悲行感路資財田宅及僮僕三十餘人並以讓兄弟

則天時官至左豹衛將軍

又曰元讓雍州武功人也弱冠明經擢第以母疾遂不求仕躬親善膳蒸、致養不出閭里者數十年及母終廬於墓側蓬髮不擲沐菘食飲水而已咸亨中孝敬監國下令表其門閭永淳元年處察使秦讓孝弟殊異擢拜太子左內率府長史後以歲滿還鄉里鄉人有所爭訟不詣州縣皆就讓次焉聖曆中、宗君春官詔拜太子司議郎及謁見則天謂曰鄉龜能孝於家必能於國令授氏職須知朕意且以孝道輔弼我兒尋卒

又曰張智寬河東人隋末喪父哀毀骨立為州里所稱寇賊聞其名不能犯其閭後為里尹在縣忽緇母疾取絳縣令問其故智寬對曰母嘗有所苦志寬亦有所向惠心庸是以知母有疾令初怒曰妖妄之辭擊於獄外遣馳驗之果如斯言令異之以聞高祖旌表門閭就拜負外散侍郎

又曰裴敬彝絳州聞喜人也曾祖子通隋開皇中太中大夫母終廬於墓側哭泣無節日遂喪明俄有白鳥巢於噴樹子通兄弟八人皆交悌著名詔旌表其門鄉人至今稱為義門裴氏敬彝少聰敏七歲解屬文性又端謹宗族咸重之號為耳露頃年十四侍御史唐臨為河北巡察使敬彝公智周時為內黃令為

部人所訟敬彝詣臨論其寃臨大奇之因命作詞賦智周事竟  
釋時表薦敬彝鋪陳王府典儀智周在官忽暴卒敬彝時在長  
安忽泣涕不食謂所親曰大人每有痛處吾即輒然不安今日  
心痛手足皆癢事在不側得無戚乎遂情急信道言歸果聞父  
喪羸敗逾礼事母復以孝聞軋封初累轉監察御史時母病有  
醫人許仁則足疾不能乘馬敬彝每自背負母卒高祖持詔贈  
以縹帛仍官造灵奉服闋拜著作郎兼脩國史儀鳳中書舍人  
歷吏部侍郎左庶子則天臨朝為酷吏所陷配流嶺南尋卒  
又曰給事中李白智事母至孝時母年老常疾病日知輒急數

曰而鬢髮、白尋加朝散大夫其母未受命婦邑而卒將葬發  
引吏人齊告身而至日知於路上即時慟絕久之乃酥左右皆  
哀慟莫能仰視巡蔡使衛州司馬路數替聞其孝弟子之跡使  
求其狀日知辭讓不報閱累廷黃門侍莊子曰夫事其親者不  
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

日子曰孝子一夕五起看其親衣之厚薄高卑

淮南子曰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曾參之養親也若事  
烈君嚴主

又曰孔子立孝不過勝母之閭

說苑曰曾子芸而誤斷其根曾皙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有頃  
乃蘇蹙然而起進曰曩者參得罪大人用力杖參得無疾乎退  
屏琴瑟而歌歆今哲知其手也孔子聞之吉門人曰參未勿內  
也曾子自以無罪使謝孔子孔子汝不聞瞽瞍有子名舜事  
瞽瞍求之未嘗不在側素而殺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大箠則  
走今子未嘗委身以待暴怒殺身以陷父不義不孝孰是之大  
乎說苑曰韓伯逾有過其母笞之泣曰他日未嘗泣今日何泣  
也對曰逾他日得笞常痛今母力衰不能使痛足泣也家語曰  
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氏夙興夜寐耕芸樹藝手足胼胝

以養其親然而名不稱孝何也子曰意者身不敬與亂不損與

色不悅與

有一於氏  
確其孝名

古人有言曰人與不女欺今及養親之道

而無三者之闕何為無孝之名乎孔子謂子路曰舉其身非力  
之少勢不可也夫內行不脩身之罪也脩身而身不彰友之罪  
也故君子入則篤行則交賢何為無孝名也

呂氏春秋曰樂正子春下陽墮傷足瘳而數月不出猶有憂色  
門人問之荅曰吾聞曾子父母全而生之全歸之吾忘孝道是  
以憂也

又曰凡理國家者必先務本莫過於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

事之紀也執一術而百善至

盧盤佑孝子傳曰華光字榮祖彭城人父忘六日年四歲問父所在母幸送光至父家光再拜伏哭欲留家下母抱歸悲咽三日不食至年七歲欲見父像顧畫師畫其父像朝夕拜謁如父師竟援孝子傳曰老萊子者楚人行年七十父母存至孝蒸常着斑斕之衣為親收飲上堂脚跌恐傷父母之因僵仆為嬰兒啼孔子曰父母老常言不稱老為其傷老也若老萊子可謂不失孺子之心矣

又曰閔損字子騫魯人孔子弟子也以德行稱早失母後母遇之甚酷損事之稱謹損衣皆蒙矣為絮其子綿纊重厚父使損御冬寒失戀後母子御則不然父怒詰之損然然後父視二子衣乃知其然將欲遣妻諫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感其言乃止

又曰程曾子孝孫桂陽人年七歲喪母哀號哭泣不異常人祖母隣之爵肉食之竟有味便吐之

蕭廣濟孝子傳曰屠勳字君遊河內汲人少失父與母孤貧傭作供養夏天多蚊子卧母床下以身遮之

又曰宿倉野陳留尉氏人也年七歲遭荒父母飢苦倉舒求自

賣與潁州王氏待大交九斛後王氏免之累官除上黨太守後  
尋覓父母經太原南郭忽見母遂還日居母卒悲號而死  
又曰王鷲廬陵石陽人父喪未葬假瘞宅後野火烟燎敬力不  
能救投火而死

又曰媯皓字元起吳郡余杭人父昆南群太守放劾入重皓年  
十六髡頭詣闕通章不省皓不飲食懷石要目中但詣公卿及  
行路輒出石置地叩頭流血覆面莫不傷懷遂奏理昆罪

又曰伏恭字叔齊瑯琊東武人也伯父大司湛孝謹敦睦世號  
伏不聞恭事父母後着孝建武初累迁大僕上臨辟雍於方人

中拜司空衆以恭孝行故先之

又曰朱百年會稽山陰人家貧母以冬月無絮自此不依綿帛  
與縣孔凱善時寒月就孔宿飲酒醉眠孔以卧具覆之百年竟  
引去謂孔子曰綿定音温因流涕悲慟

又曰郭世道會稽永興人年十四喪父事後母勤身供養婦生  
男夫婦共儀養氏兒所廢者大及瘞之母亡服意追思未嘗釋  
衣

又曰桑虞字子綱魏郡黎陽人晉黃郎冲之子喪父虞年十四  
毀瘠過礼日食百粒以搯藜藿

又曰何子平廬江潯人事母至孝為揚州從事月俸得白米數  
貨市粟交人或門之荅曰尊老不辨常得生米何容得食白粳  
有贈難者不可寄家則不肯受母喪年將六十有孺子之慕求  
大明末飢荒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叫居屋不蔽風雨日兄子  
伯與為葦治子平曰我倩事未曰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  
孟宗別傳曰宗事母至孝母能訓之以禮宗初為雷池監奉魚  
母还其所寄遂絕不復魚後宗典知糧倉乃表陳曰臣昔為雷  
池監母三年不食魚臣若典糧倉臣母不可以三年不食米臣  
是以死守之

世說曰晉王祥事繼母朱氏甚謹家有柰樹結子殊好常使守  
之之時大風雨至祥猶抱樹住母常夜持刀往祥所暗所之值  
祥私起刃及被而已祥知怪意不已因跪前請死

又曰鮑昱字文淵司隸校尉詔昱詣尚書使封胡降檄上遣小  
黃門問昱有所怪不對曰臣聞故事通宮不着姓又當司徒布  
怪使司隸而着姓也而報曰吾欲令天子知忠臣之子復為司  
隸

又曰鮑叔牙字君長到京兆灃陵過更始家引車入陌歆下從  
事諫止牙曰親地面事人何忍車過其墓雖以獲罪司隸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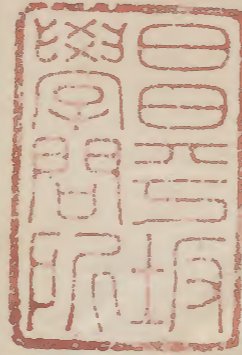
辭也遂下車哭尺哀而止右扶風推牛上荀諫冢上聞之問公  
卿曰奉使如氏何如時大平大夫張堪對曰仁者百行之宗忠  
者禮義之主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上悅之

謝承後漢書曰梁冀奏誅李固臨命與湖廣趙戒書曰固受國  
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顧死亡志欲扶平室以隆文王何圖一  
朝梁氏迷謬公等曲從以告為凶成事為敗漢家衰微從始也  
公等受主厚祿顛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  
已矣夫復何言廣祚得書悲慚長歎

范曄後書曰來與蓋延馬成進攻公孫述將王元環安於河地

下辨陷之乘勝遂進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去絕馳召蓋延見  
歙因伏悲哀不能仰視歙叱延曰虎丹何敢然今使者中刺客  
無以報國故呼臣卿歙相屬以軍事而反效兇女子涕泣乎丹  
唯在身不能勒兵斬公邪延收淚強起受所誡歙自書表曰臣  
夜人定後為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  
稱以為朝廷羞夫朱氏於是感悟愛之如已乎  
搜神記曰吳猛蜀小人兒時在父母傍卧時憂月多蚊而終不  
操扇惧蚊之去祇及父母也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一十三

